

教育叢書

第十三種

教育雜誌社編輯

教育

上海商務

文

發行

教育雜文

個人之價值與教育之關係

蔣夢麟

教育有種種問題，究其極，則有一中心問題存焉。此中心問題惟何？曰：做人之道而已。做人之道惟何？曰：增進人類之價值而已。欲增進人類之價值，當知何者為人類之價值。然泛言人類之價值，則漫無所歸。且人之所以貴於他動物者，以具人類之普通性外，又具有特殊之個性。人羣與牛羣、羊羣不同。牛羊之羣，羣中各個無甚大別，此牛與彼牛相差無幾也；此羊與彼羊相差亦無幾也。人羣之中，則此個人與彼個人相去甚遠，有上智，有下愚，有大勇，有小勇，有無勇，有善舞，有善奕，有善射，有善御，皆以秉性與環象之不同而各成其材也。故欲言人類之價值，當先言個人之一。

價值；不知個人之價值者，不知人類之價值者也。人類云者，不過合各個人而抽象——以言之耳。

陸象山曰：「天之所以與我者至大至剛，問爾還要做一個人麼？」此言個人之價值也。我爲個人，天之所以與我者至大至剛，我當尊之敬之。爾亦爲個人，天之所以與爾者，亦至大至剛，我亦當尊之敬之。個人之價值，即爾、我、他各個人之價值。識爾、我、他之價值，即知個人之價值矣。個人云者，與爾我他有切膚之關係；尊敬個人，即尊敬爾我他，非於爾我他之外，復有所謂抽象的個人也。

我國舊時之社會，由家族結合之社會也，故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羣。今日文明先進國之社會，由個人結合之社會也，故合爾我他各個人而成羣。由家族結合之社會，其基礎在明君賢臣慈父孝子；由個人結合之社會，其基礎在強健之人。

何謂強健之個人，其能力足以殺人以利己者，非強健之個人乎？曰非也。殺人以

利己，是病狂也，猶醉酒而膽壯，非膽壯也，酒爲之也。其能力足以殺人，非能力大也，利誘之也。強健之個人，不當如醉漢之狂妄，而當若猛將之奮勇。

「天之所以與我者至大至剛，」我當如猛將之臨陣，奮勇直前，以達此至大至剛之天性，而養成有價值之個人。做人之道，此其根本。

此「至大至剛」者何物乎？曰凡事之出於天者，皆「至大至剛」。盧騷曰：「天生成

的都好，人造的都不好。」此卽承認人之天性爲「至大至剛」，教育當順此天性而行。象山曰：「教小兒先要教其自立。」自立者，以其所固有者而立之，非有待於外也。

個人各秉特殊之天性，教育卽當因個人之特性而發展之，且進而至其極。我能思，則極我之能而發展我之思力至其極；我身體能發育，則極我之能而發展我之體力至其極；我能好美術，則極我之能而培養我之美感至其極；我能愛人，則極我之能而發展我之愛情至其極。各人秉賦之分量有不同，而欲因其分量之多少而至其極則同。此孔子所謂至善，亞利士多得所謂 *summum Bonum*（譯卽至善）。

個人之價值，即存於爾我他天賦秉性之中。新教育之效力，即在尊重個人之價值。所謂「自由」，所謂「平等」，所謂「民權」，「共和」，「言論自由」，「選舉權」，「代議機關」，皆所以尊重個人之價值也。不然，視萬民若羣羊，用牧民政策足矣，何所用其「言論自由」乎？何所用其「選舉權」乎？牧民政策，仁者牧之，不仁者肉之。牧之始，肉之兆也。故牧民政策之下，個人無位置，盡羣羊而已。共和政體之下，選舉之權，盡操於個人，此即尊重個人之價值也。政治因尊重個人，故曰共和，曰民權，教育因尊重個人，故曰自動，曰自治，曰個性。

我一特殊之個人也，爾一特殊之個人也，他一特殊之個人也；因尊重個人之價值，我尊重爾，爾尊重我，爾與我均尊重他，他亦還以尊重爾與我，爾我他均各尊重自己。人各互尊，又各自尊，各以其所能，發展「至大至剛」之天性。個人之天性愈發展，則其價值愈高；一社會中，各個人之價值愈高，則文明之進步愈速。吾人若視教育爲增進文明之方法，則當自尊重個人始。

進化社會的人格教育

蔣夢麟

何謂人格？本個人固有之特性，具獨立不移之精神，其蘊也如白玉，其發也如春日，而此特性，此精神，即所謂人格也。以此爲目的之教育，即所謂人格教育也。

何謂進化社會？進化社會有三條件：一曰社會所貯蓄之文明，能日日加增也。不

能保守固有之文明，不必言進化；能保守矣而不能加增，亦不能言進化。故進化社會，須日日加增其文明也。二曰社會之度量，能包容新思想也。退化的社會，度量狹窄，凡有新學說出現，必挫折之，使無存在之機會而後乃快。有清之文字獄，與俄帝國時代之壓制言論自由，即其例也。三曰大多數之人民能享文化之權利也。如文化限於少數之人，則此少數人之思想，縱或高尚，往往與一班普通社會相扞隔。其結果也，於俄國則釀成虛無黨，於中國則養成迂遠不切事務之書獃子。少數之人，高談闊論，不可一世，而多數國民，其勢力如牛馬，其愚魯如蠢豕，社會之前程，遂黑

暗而無光。

以上之三條件具而後社會始能進化。故個人之居進化社會中，當負此三種之責任。欲負此三種之責任，必先養成有負此責任之能力。

此能力之基礎有二：一曰能行，二曰能思。所謂能思者，養成清楚之頭腦，並有肝膽說出其思想，不可抄人成語，亦不可委委諾諾的隨人腳跟後講糊話。所謂能行者，做事擔得起責任，把肩膀直起來，萬斤肩仔我來當。夫如是，始能增加文化，生出新思想。至使大多數人民能享文化之權利，則須仗教育之普及。

進化社會的人格 本上文人格之定義，與夫進化社會之條件，個人能力之基礎，而作進化社會的人格之解釋，曰：本個人固有之特性，具獨立不移之精神，其蘊也如白玉，其發也如春日，具清楚之頭腦，擔當萬斤肩仔之氣概，能發明新理，而傳佈之，勇往直前，活潑不拘，居於一社會中，能使社會進步。而此特性此精神，即所謂進化社會的人格也。以此爲目的之教育，即所謂進化社會的人格教育也。

進化社會的人格之養成。若以此種人格爲太近二十世紀歐美之人格主義，與中國社會不相宜，則取消之可也。諸君各自行其所見可也。如以此爲有研究之價值，或以此爲人格之真義，則其養成之道，不得不一研究也。

進化社會的人格之蟊賊，欲養成進化社會的人格，須先去其戕賊此人格之蟊賊。此蟊賊惟何？一曰「滑頭」政策。凡爲此政策者，其自己必不承認之；然無論其承認與否，其「滑頭」之手段，固流露而不能自掩也。此種人第一之缺點，爲不負責任。其發言也，或借重時尚，或模稜兩可，但知爲自己保職位，貪安樂，而不知爲學生造幸福也。其言教育也，則包含宇宙間之教育原理，使人不能指摘。其於學校中一切設施，如浮光掠影，無根本之價值。但能博社會粗淺心理之歡心，則自詡其爲教育之成績矣。二曰「警察」政策，凡爲此政策者，其人大都能負責任；而其所缺乏者，爲近世教育新理耳。其手段與政治家所謂開明專制者略近之。然而其流弊也，往往徒有專制而無開明。用嚴厲手段，壓迫學生成一種木偶，規行矩步，以爲

鄭重，吹毛求疵，察察爲明。學生之學業未成，而生氣早絕矣。

積極之進行，能去以上兩種之政策，其有功於教育，固不鮮矣。然欲養成進化社會的人格，非積極進行不可。進行之道有二，前已言之矣。卽一曰使學生能思，養成清楚之頭腦，並有肝膽說出其思想。二曰使學生能行，做事擔得起責任，把肩膀直起來，萬斤肩仔我來當。夫若是，斯足以養成進化社會的人格。

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之關係

蔣夢麟

思想一生物也，進行無時或息。世界文明，緣此不絕之軌線，逐漸進步，非可躐等而至也。吾輩讀史，有時見萬事停滯，人類之進步，似永無希望；有時見萬象頓新人類完滿之幸福，似可一日而幾。以歐史而論，中古時代，綿綿長夜，互逾千年，黑暗世界，生機幾乎盡殲。此千載中，思想界領袖，咸困於咀嚼文字之蛛網，而絕無發明新理之能力。迨文藝復興時代，(The Renaissance) 曙光乍放，思想維新，其勢力漸推漸廣，歷改革時代，(The Reformation) 而達十八世紀；醞釀既久，遂成法蘭西之大革命。舊時一切之政治學術思想，幾一掃而空，史家稱之曰光明時代。(The Enlightenment) 當時人民，以為一切革新，不日成功。洎乎十九世紀，始由革命觀念而入歷史觀念。至今日則為科學精神之時代。(The Age of Scientific Spirit) 一切政治學術思想，無不貫之以科學，故二十世紀為科學時代。讀史者往

往以中古世爲一壕溝，後此爲舊，前此爲新，後此爲古，前此爲今，實則非也。古今之過渡，其來由漸，非驟躋也。中古世非絕無生氣，不過其進行甚迂緩耳。以其迂緩，故人不易見。

人類之歷史爲接續的發展，綿綿延延，無時或絕，但有隱而難見，顯而易見二者之別而已。過渡時代，人以全力思所以排除舊習，啓發新猷，擯棄舊器，製造新械。初則舊習固而難破，既則舊基礎動搖，而新者不足以繼之，全國思潮，紛亂錯雜，流連彷徨，民不知何所適從。此種彰明較著之徵象，固顯而易見者也。

今請以歐史中之過渡時代，約略言之，並察其教育思潮之如何，與中國現在之情形比較論之，於吾國教育之進行，不無裨益。吾國近二十年來，經過種種變更。歐化橫來，文明之基礎動搖，其變故之大，兼希臘中古與十八世紀三大時代而共之。且今日之歐戰，復推其波而助其瀾。故國民思想之錯雜，人心之惶惑，雖國中學界巨子，亦覺目眩神昏，不知向何方而進行。是以近年來國中擾攘不已，智者懷寶而

善身，狠者持刀以行劫，士子竊言，腐儒盜德，政綱既改，武夫乘機。吾輩處此過渡時代，將操何術導此漂蕩之舟而登彼岸乎？識往事，知來者，吾不得不借鑑於歷史。

先言紀元五世紀前之希臘。當是時也，希臘社會中有數種之新勢力澎湃而至，其最重要者，爲政治之基本改革。當紀元前六世紀時，舊時之貴族憲法，蛻變而爲民權憲法，官職之爲市民所選舉者已不少，議會得放逐不法之官吏，市民之政權日增，故必須受一種相當之訓練；然而舊教育則無此訓練，以應新生活之要求。

希臘與波斯之戰，藉雅典之力，得奏凱旋，故雅典爲希臘諸國之盟主，商務日盛，新思想因之而輸入，使臣往還，旅行者亦紛至沓來，雅典遂成一新思想釀造之場。於是種新哲學家起倡「以個人眼光判斷是非」之學說。雅典人之遊歷各國者亦日衆，故其國民所抱之觀念日廣，各種新思想均受歡迎，新思想來，則舊思想不免受其打擊，而減殺其固有之勢力，或被屏棄，或受影響而革新。雅典遂大變其往日之眉目。自一孤寂之小城，一躍而爲世界之孔道，成新知識交換之場矣。

雅典受政治、社會、經濟諸變遷後，希臘社會之基礎，爲之動搖，人民之新生活，因是而起，此可爲中國現時情形作平行之比較。中國自採取共和政體以來，政治之基礎大變，握政權之皇室既去，代之以人民所選舉之國會，因此驟生一班所謂新政客者。民國元二兩年之際，各都會法政學校之設立，如春園之筭，徧地皆是；蓋一般青年，羨政治之榮譽，欲藉此爲進身之階也。

中國天產豐富，久爲歐人所垂涎。數十年來，中國之外交史，不外爲西人爭奪權利之舞臺而已。外人闢戶而來，欲開我寶藏，我以能力所及，則拒之不及，則敷衍之，能力既不足，敷衍又不成，則讓權利土地以畀之，以求旦夕之安。吾國人初則以爲西人之強在槍炮，故設兵廠，立海軍，以冀抵禦外侮。甲午之役，海軍盡殲，於是知國弱之原，在於政綱不振。戊戌政變，爲改革庶政也。庚子拳禍，肇自頑固之朝臣。中國受此大打擊後，國幾不立，於是愛國志士，奔走號呼，政治革命之潮流，遂奔騰而不可遏矣。

民國成立以來，疊經政變，以武力定是非，而是非不明，政爭更不可遏。近年以來，國民漸知社會不良，政治恐難有改良之日，投身社會事業之思想漸漸起矣。

因通商外交而輸入新思想，因新思想而激動政變，經濟及社會亦隨之而變，而家庭，而道德，而美術，而人民之生活，均受基本的打擊而動搖，此之所以謂過渡時代歟。

以種種之變遷而論，中國近年之情形，與希臘紀元前五世紀甚相似也。希臘政治經濟社會之變遷，前已言之矣。今請言其文學與道德之變遷。紀元前五世紀之前半，希臘之文學注重慘劇，演之於戲曲，則多涉道德、社會、宗教諸問題。此慘劇之基礎，爲義與利之衝突（即道德上之義務與個人之好尚相衝突）；以國家之義務爲上，個人之好尚爲不足輕重。（與中國舊劇之以忠孝爲本相）逮至此世紀後半，其戲劇以個人之好尚爲重，詼諧之劇起矣。

詼諧戲劇以指謫家庭社會種種怪狀爲問題。如因家庭之不睦而作嘲笑之語，

或取男女之關係，或取政治之腐敗，或取教育之荒謬；造作譴劇，以社會所有之實情為原料，或褒舊貶新，或反之，惟以有趣味為目的。舊時宗教的意味，乃大失其勢力。

中國之變遷，與希臘多不謀而合。試觀吾國之舊劇本，除小戲為士君子所不談者外，何一非以忠孝節義為本，或以忠孝而褒之，或以不忠不孝而貶之，其用意同也，皆所以為移風化俗之具者也；個人之生命可犧牲，而忠孝節義之大道，不可移易；一般社會心理，信仰之如宗教，凡為殉忠孝節義而死者，哀其所受之痛苦，而敬其氣節，崇拜其神靈。近來之新劇則不然，不以忠孝節義為本，而以指謫家庭、政府、學校、社會、種種怪狀為問題，與紀元前五世紀之希臘同也。

希臘紀元前五世紀時，非惟於戲劇為然，即道德與宗教，亦受同樣之變遷。希臘道德之原，半出於神話。相傳既久，以神權為道德之基礎。此種多神宗教，對於國家、家庭，多所維持。個人以效忠於國家家庭為神聖之義務，崇勤儉，斥奢侈，褒公德而

舊時道德之基礎，墮落無餘，然而新道德（以思考爲基礎之道德）之勢力，未能普及於國民，以爲舊道德之替代，故絕端懷疑派與無思考力之守舊派，大起衝突，全國擾攘，莫知其極。由懷疑而重自由，自由過而至於淫逸放恣，講新道德學者，將舊時道德之基礎，盡行毀棄，於是昔時之禮讓威儀急公好義之品格，一變而爲漂薄浮躁急私忘公之性情。社會趨勢，大都以舊時道德觀念爲無可取，甚至以不道德之行爲，爲足多者，蓋其多合乎時尚之所謂思考也。

論以上所述之情形，則詭辯學說 (Sophism) 之出現，亦理之所必然。詭辯學說之主張曰，「具有斷定是非之能力者，惟人而已。」換言之，即「人爲事事物物之權衡也。」(Man wa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) 時人視詭辯學家，爲傳布不道德之教訓者；然以其學派而論，實無所謂不道德，蓋彼派實無甚全體一致之主張，其所同抱之宗旨，不過曰心無一定不變之觀念，行爲無一定不變之標準，

「惟人也者，爲事事物物之權衡耳。」蓋此對個人而言也。希臘個性主義，萌芽已久，個人於道德上及教育上，漸占重要地位，至此而大放光明，爲純粹之個人主義矣。

中國自與西洋文明接觸以來，舊道德之勢力漸減，（我國之舊道德，以家屬爲基礎，）工商業日興，交通日便，而家庭之勢力日薄，個人主義遂漸漸露其面目，勢將愈趨愈甚，非數輩舊道德家所得而抑制之，亦非數冊舊道德書所得而防止之。新思想來，舊日之道德信仰，必爲所打擊而失其勢力，亦理所必然。希臘如是，吾國亦如是。舊基礎既動搖，挽救之道無他，築一新基礎以代之而已。此希臘哲學家所藉以解決當時之問題者也。

當時希臘大哲學家，如蘇格拉底者，即築此新基礎之一人也。希臘之教育亦然。當時一般教育思想，以個性爲人生價值之基礎；凡往日之教育宗旨，以政治、社會、家庭等所要求爲人生之價值者，則盡爲所擯棄。故當時所需要者，爲一以個人爲